

T 9153/149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泰山摩崖之九

明末阿穀山子頓行書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鐸校梓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在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

罪若山屏不主 公書後上書者最奏封事假使

中書人出取之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

中書人出取之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

穀山筆塵卷之九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霍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  
罪者山屏不奏 不書後上書者盡奏封事輒使  
中書令出取不屬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  
則宦官也及江左以後乃以中書尚書列為兩

省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  
又設翰林學士今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必  
踈矣及元設中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  
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唐之中書省  
而司禮中官則漢之中書令也  
漢制大將軍位三公下及竇憲伐匈奴還位次  
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東漢官制太傅第一  
大將軍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  
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東漢以三公為三司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自是江左以來有儀同之名西漢有三府丞  
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  
府東漢有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西漢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  
後以大將軍代太尉而以大司馬號冠之然猶  
一官耳東漢元成之舊以司徒代丞相司空  
代御史大夫司馬代太尉為三公而大將軍位  
三公之上與司馬為二官矣曹操為丞相位三

公之上而丞相與司徒亦為二官矣東漢之末以太傅總百揆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冑年號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為從公有八公矣已而齊王冏之徒又自為丞相不在八公之數則又冗矣官制之濫至於公孤盈朝安所稱治體也

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冲平羗有功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節度之義昉此質帝時以叅撫為中郎將督揚州軍事都督之義昉此漢靈帝時以黃巾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首諸校尉皆統於碩即大將軍亦領屬焉此後世監軍之始也

六朝官制不其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識然亦濫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八班其

次開府儀同為十七班其次尚書令左右光祿  
大夫為十六班其次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監為  
十五班吏部尚書為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  
為十三班侍中散騎為十二班當時三司以下  
尚書令僕射皆號為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  
司徒司空謂三司三司常置大將軍以上不常  
設儀同者諸將軍以下體與三公同也然以三  
公卿監尚書為外朝門下省為內朝蓋門下已  
重矣是時南北官制頗同北朝重門下三公令  
僕非冠以待中之號則不得筦樞蓋門下乃真  
相也

江左自陳氏受禪國之政事並由中書有舍人  
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  
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北朝則重門下  
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聞政此門下之重  
也唐則並重已而遞重已而重中書云

北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師大司馬  
大將軍三公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也準古上

公非勲德不居大將軍大司馬謂之二大二大之下乃為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極品其上乃增如許其濫而不經如此皆由僭竊之臣位寵已極遞相崇稱遂為定制耳

唐時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則朝朔望

而已

唐初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為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蓋兩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曉

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為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為長中書省之長為中書令即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為侍中即隋之納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

官門下省為鸞臺侍中為納言中書省為鳳閣  
令為內史中宗復辟乃復舊名玄宗即位又改  
中書為紫薇省門下為黃門省左右僕射為左  
右丞相然僕射雖改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即  
不稱為宰相及天寶元年又改侍中為左

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一正魏玄同為相  
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預聞政  
事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  
所由起也此時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為真相

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時遂以  
同平章事為正相而以叅知政事為次相然則  
宋之叅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殿學之名始此

唐初設弘文館有學士直學士之號中宗在位  
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  
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  
每遊幸禁苑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昭容第其  
甲乙文采流傳雖有足觀其實非士流之榮也



大學士之名起此至宋時即以為宰相兼官矣

唐時學士院在禁中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

間中隔花甃道承旨居北廳第一間其任最重

唐制中書門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隨朝士入見

謂之內供奉隨翰林院班者謂之翰林供奉蓋

今兩殿兩房皆翰林供奉之遺法也

唐自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於宰相如陸贄之

在奉天鄭綱之在貞元裴拍李絳在元和之初

皆以帷幄密謀決軍國大計用人行政惟所獻

替及其為相寵遇反不若焉即有所建白視在

北門亦若少減地之親踈不同也漢所謂不任

三公政歸臺閣政如此

唐時銓選之法三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制授

六品勅授皆由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

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神龍景雲之間

廢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睿宗即位乃以

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姚崇為

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而文武二選

筆庫 卷之九 七  
皆稱公平矣彼時尚書侍郎分主選法品藻甄  
識各盡其察故稱平也後世以天下士人之衆  
委之一人責既太重明亦難周士之不得於仕  
者必多矣

景雲元年薛訓為幽州鎮守經畧大使此節度  
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寶以後其任愈重受命之  
日賜雙節專制軍使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  
縣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時其權雖輕而拜節之  
禮猶重節出拆閣毀屋以示不屈 本朝制臣  
各賜旗牌制勅雖名器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  
權任則不及遠矣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  
徵皆牒觀察使司此初制也兩河藩鎮各據疆  
理租庸貢賦不入三司不知觀察之權亦復何  
在蓋亦有節度兼其職者矣

天平節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盧也平盧  
在永平安祿山既平肅宗乾元元年節度使王  
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

立者授以旌節於是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  
推侯希逸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軍中廢立之  
始也未幾希逸渡海而南據有淄青沂密青齊  
六州之境猶冒平盧之號已而懷玉復逐希逸  
復并登萊棣四州賜名正已及李靈曜之亂諸  
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正已又得曹  
濮徐兗鄆五州乃自青州徙東平居焉正已即  
懷玉也傳師道師古及納而誅因賜鄆號為天  
平軍故淄青平盧天平其地不同其為一軍之

名一也

高宗儀鳳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撫以宰相來恒  
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  
知悌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後又謂之存  
撫即今巡撫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  
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撫都督旋  
廢按察復停其後改為五十四道各置採訪使  
以刺史領之又一變也

宋時宣撫之體甚重即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為宣撫副使大將吳玠官至少師請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玠乃惶恐聽命近日邊師有爵至三公者於制府大臣皆用屬禮即此體也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亦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蓋御史之長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監察御史裏行以其資叙尚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內行也今之試御史其原蓋出於此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為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樞密使為內輔臣宰相為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如宰相兼樞則得顯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為宰相其任反輕亦如唐之左

右僕射也郭崇韜之於莊宗安重誨之於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為樞密刑賞陟黜無不由之其勢然也后晉太祖懲其橫肆遂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矣二人勲名相似際遇亦同皆以剛愎自用久擅大權叢怨四海以及於禍總之不學無術未聞大臣之道已矣

唐初樞密之設蓋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為使而樞密之任歸

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即位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則始以外官為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以其與聞密勿也有宋建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樞密為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唐時金吾衛屬南衙即今之錦衣羽林衛屬北衙即今之東廠李輔國欲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蓋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職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輔國又置察士數十人潛令於

人聞聽察細事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魚朝  
恩專權亦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  
室沒其家貲則成化間之西廠矣

唐末兩樞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與宰相  
表裏號為中貴亦稱內大臣樞密即今司禮中  
尉即今東廠也

元用御史臺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設官  
八員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按治  
十月還司已又改為肅政廉訪司即今按察

巡之規也其時按察司官屬御史臺即今御史  
巡歷分巡從行之法然彼時行臺官僚自大中  
丞以下全設如內今惟以御史巡按無行臺之  
設而巡撫中丞以保釐為職雖有行臺之號其  
實不相蒙也大要本朝之制以行省為藩司  
廉訪為臬司行樞為都閫而中丞同事一方叅  
有御史之體而不相統攝此官守之因革於元  
者也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

効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効之即今  
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  
者竟厲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  
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御史總屬內  
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  
以來皆不及也

今之指揮使司即元之萬戶府也元人既平江  
南於浙東一道置三萬戶府高郵泰州置兩萬  
戶府揚州建康鎮江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置  
四萬戶府其體貌責任若今都闕之體而權力  
倍之 國初衛所之設權力亦重後稍陵夷至  
於今日其號為指揮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  
奔走使者之前若隸卒然使折衝捍衛以展報  
國之猷其將能乎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  
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  
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餘州而郡猶屬焉隋  
并天下廢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煬帝又改州為

郡而州之名廢唐初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即州也本朝以州屬府則分而為二矣此郡縣名實之辨也

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異縣令即古長吏之職知縣則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朝官京官亦自有別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著為令彼所謂翰林者兼有書畫供役之流所謂太史即今之欽天臺官非詞林也今制臺官世業天文不與大察其年高自願致仕則聽否雖七八十歲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時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後以之名官

月俸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閣庶僕俸銀雜用



筆塵 卷之九  
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為錢三萬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筭之數亦相倣然唐時猶有職田祿米一品歲七百石此為優爾及至大曆以後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十萬則不啻倍蓰矣

開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遞至雜

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制與今略相倣大曆則溢三倍矣

唐時百官皆有職田其名有二一謂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而止皆給百里內地一謂之永業田一品六十頃至九品二頃而止即口分世業之意也永泰元年軍興費劇百官請納職田以充軍糧而此不可復矣宋時猶有公田惟本朝官仰俸薪別無給賜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聞有公田之名惟邊方大將有

養廉地土頗收其人以代公費有職田之遺

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左右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蓋計一歲言之也萬當為十緡二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之唐末已為太減矣乃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之薄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準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亦太甚矣

代宗時回紇以馬萬匹來市有司患其太多請市千匹郭子儀恐違其意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當時馬價一匹直四十緡計馬萬匹當用四十萬緡子儀一歲之俸能市萬匹其時將相之富可想見矣史記子儀月入俸錢二萬緡緡為一千一歲俸入即今二十四萬兩矣

筆塵 卷之九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將士劉總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將士百萬緡當為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段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橫賞賚無紀穆宗即位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繼神策軍士人賜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軍士又減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時人善之然較之往代已為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至以費用浩煩久虛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也我朝養軍之費雖不減於前代而賞賚之格所損不啻十倍法可謂善矣

穀山筆麈卷之九終

穀山筆麈卷之十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謹禮

本朝承勝國之後上下之分太嚴二祖仁宣  
時猶與侍臣坐論英廟冲年即位相接頗稀  
以後中貴日倨堂陛日隔即密勿大臣無坐對  
之禮矣今上禮御儒臣優於前世講筵接以

揖讓稱以先生皆殊禮也第行在講幄歲時從相君以下與賜服食每有宣賜相君第具一公䟽上謝遣閣校領至私第竟不詣廷一拜即次日進講亦不一叩首竊甚以為嘆古人君臣之禮極嚴即萬石君傳所載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謹如此今平交執友有所問遺未有見而不一揖者况君上之賜立受而無一言心何以安業從衆人之後不敢有異惟 御賜頒及無問服食時鮮即一魚一蔬

皆頓首拜受焚香獻之祖考乃敢嘗耳又目覩江陵一事如班賜誥命百官朝服唱名給散而內閣不出止遣典籍代領夫錫命之典古之所謂虎拜稽首者內閣到橋南不數武而安坐閣中使從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禮也

凡臣子對君稱謂有體李泌對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稱謂法也凡人言死則曰見某於地下人主之祖父則曰見於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 上在西城召

筆曆 卷之十  
太醫令徐偉入胗龍脉進殿蒲伏膝行見上踞  
坐小床龍衣曳地不敢以膝壓衣奏曰 皇上  
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 上遽以手摳衣出腕  
而胗偉但一時語耳出至直廬手札賜內閣曰  
偉適胗脉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地上人也地  
下鬼也云云賞賚甚厚偉見札惶懼失色自謂  
若有神佑設使誤稱地下罪萬死矣蓋 世廟  
嚴而多忌誤有所犯罪至不宥而偉偶中 上  
旨非慮所及故且喜且懼耳此與泌天上之稱

亦偶合也

萬曆丁亥有言者請復午朝疏入報聞未有成  
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將至已刻忽傳午朝追  
班百官且驚且喜踉蹌奔趨行至東長安門已  
聞鼓聲則益張皇疾奔惟恐後至予且行且告  
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禮官姑徐行以俟不  
可爭先而進以駭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反小沈  
公以為然及至賞房各部諸公皆已先至而  
駕竟未出也入內探之茫無影響乃鐘鼓司內

使誤聞傳說直上鳴鼓而會極門內使因即掃  
除內座以待臨幸愬之皆誤也此亦訛言之妖  
矣大臣當此類事不宜輕遽

予在南宮一日早朝後至點查列名當事中貴  
遣閣校來言欲隱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馳  
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為大臣豈敢以欺  
自處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首反  
於中貴不便其人慙懼而止蓋失朝之罪不過  
奪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貴以此市交他日請  
托橫至何以應之正宜謝絕為當耳

近日大臣多因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廢面辭  
之禮聞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啟行帷車而出  
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往往自謂得請  
故作出樊之態此皆內含悻憤外示猶潔既非  
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陳  
請蒙恩予告勅使再臨予方以為榮寵而諸公  
徂於故習謂予必朝發夕行不肯信宿予笑曰  
河為乃爾人臣位至上卿得請而去主上恩禮

周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為畫圖耀諸  
簡冊有何不榮而故為悻悻之迹吾必不然翌  
日具疏陳謝又三日具疏辭疏中數語云江湖  
迹遠雖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實無分於去就  
舉頭見日終身戴天擊壤可以詠太平呼嵩可  
以祝聖壽末綴數聯勸上講學勤政早正大  
本云云又數日出城以日高登車送客滿路皆  
與揖別惟請告之禮不設酒爾是日諸公以予  
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刺候於郊門及  
至日高未出乃始趨至城外相候一別予謂去  
就之禮自覺不差惟葛端肅公去時頗同此意  
他公皆不爾也

### 建言

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  
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  
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  
互相彈劾率以險詖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  
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



况以風聞武后之令盖羅織告密之别名身而承平之世習為典故不知其出於此也

門籍之名起於唐其制記官爵姓名一日一易非遷解不除即今制也第彼時有門籍者皆得出入殿廷直至御前如其無門籍者如有急事許門司仗家引奏無得行關碍故自觀以來群臣士庶皆得進言李林甫擅權群臣奏事有不詣宰相者則托以他事陰中之然猶未敢明禁百司之奏事也元載為相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

官宰相定其可否則然後奏聞則明為杜塞言路之謀載之拒諫擅主又甚於林甫矣嘗虛心論之諫官御史有所論列先白宰相非體也六曹郎吏有所建白不關長官亦非體也何也臺諫職在言責于天下事無所不當論如必先白宰相則言責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職在官守其所守之官即長官之職也有所建白當先咨之長官長官不能行然後聞之於上可也如必越職自言而不使長官與聞則官守亦紊矣故不可

也臺諫不白宰相謂之盡職郎吏不白長官謂之越職相似而實不同但以元載之奸意在臺諫非為官守言責計也

宋孝宗時因補闕薛叔似論列時相謂曰卿等以補闕拾遺為名顯主規正君上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蓋拾補兩省僚屬官為侍從與臺諫不同故孝宗以此諭之本朝六科給事沿門下舊僚主於封駁各道御史沿臺官之舊主於彈擊今皆以糾劾為

事亦非設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成績此法甚善若使銓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內建白以為上下而不必以曖昧之過飛搖之辭為定官之殿最即有分處亦將無辭矣

唐史一事甚類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至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云云蓋上要下煩上煩下亂若米鹽瑣細一一上聞則所遺者及大

矣一則法網太密不得伸縮一則大臣權輕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彌文無益於國也

### 明刑

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贓吏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汎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即至千萬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為人求官於宰相呂諲事覺宦官杖死諲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取如携縱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有連坐宰相者盖今之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唐代宗時優崇宦官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空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鎮之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見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時此風猶甚閣部大臣奉旨宣賜問勞皆厚有贈

遺即傳一旨至部亦不空還在今視為固然不  
以為異其實中涓奉旨臨問大臣即少有勞遺  
亦不為過惟不當苦索耳至於宣索州縣毒毋流  
吏民則蠹政之大者乃至勳臣持節冊封親王  
索至千金不已文臣為副使盃盤花幣亦皆不  
受相懸如此彼誠何心獨不知愧此皆所當懲  
革者也

元載為相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士之求進者  
非結英倩無由自達元和初有堂後主書滑渙  
久在中書與權璫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內中異  
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罪發賜死籍其家財可  
數千萬此輩近亦有之中書省吏謂之主書堂  
後主書尤其親密即宋之堂後官也此輩外挾  
宰相以要士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  
則血脉不通政多齟齬此其數千萬宜爾  
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  
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  
與卓英倩渙滑同考之近事亦頗有之如權相

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二年之費耶

竇叅為相其族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叅每遷除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叅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貶竇叅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汙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已存寬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德宗不聽竟賜叅死而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蓋籍沒之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從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與此相類而在事之臣無引贄語以進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憲宗既誅李錡有司籍其家財學士裴垍李絳請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嘉嘆即從其言此事可以後法蓋割剝六州之

筆塵 卷之十  
民以富其家故即以其所有寬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廣乃以二相籍沒累及闔省而所籍之財盡入內帑於主德民瘼均有損焉使當事諸公肯舉李錡故事為明主告未有不嘉嘆也而坐視無策付之竊嘆惜哉

漢時籍沒臣民以其妻女沒為官婢所謂鬼薪白粲之類在諸司官府充造作之後非沒為官女也及唐時籍沒大臣以其妻女沒入掖廷謂之填宮色才出衆者徃徃得侍人主此最無道之甚者本朝絕無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給配功臣為奴爾正大仁厚之體自三代以來所僅見者不可不知也

萬曆丙子五月魚臺隋府為山西僉事以殘暴罷官里居橫甚舊所從師某為邑丞老年八十餘府欲奪其產致之於獄其人遣子上書訐府不法事上時年十四覽疏震怒使中官問輔臣曰人之為惡至於如此且辱其業師大不可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為府罪固不可恕

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告訐之門不可輕  
開事遂不行府蓋蒲坂張相君門人也是年十  
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孫鳴鳳居官貪鄙竊取  
帑金及遷官去任道中權吏卒金人二兩上  
覽其疏持示輔臣且笑且怒曰道權吏金與盜  
何異江陵奏曰方今法紀粗張而貪風未止若  
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須  
是官不要錢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  
乃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江陵復奏此人惟  
自恃進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  
今後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資  
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異途下僚亦當  
顯擢若貪贓壞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貴遊亦當  
重處上曰善即此二事見上聰明天縱漢  
昭不及也

萬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埜論劾臨江知府  
錢若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上大怒下所  
在逮治數月不報有旨數趨閣臣令從重問

擬江右勘者論以永戍 上意少之使中官持  
本送閣命票極刑閣臣再三執奏 上不可手  
批決不待時閣臣再奏若賡所犯不至此即處  
以極刑亦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體生物  
之仁 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許多人命都  
是秋後否彼柰何不體生陽發育之心閣臣無  
以對已而又上揭力救詞至迫激 上不得已  
從之令監候處決時以 主上恩威並用人心  
悚服蓋 上春秋已長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

絕酷烈此不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開輕殺之  
端再三執奏其實若賡之罪死有餘辜不足惜  
也予嘗與相知論此事以為勅之者與救之者  
皆非也何也若賡性本殘刻當江陵未政以此  
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勢恣行無忌曹中丞者  
平日不敢戒諭至養成其惡度不可已不得不  
勅又恐其有內主輕論不足以傷則撫拾如許  
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輕易登於奏牘  
且一郡守三年殺人命如許為撫按者所主何



事而不早覺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貴之言以為文吏持柄相黨護乃一郡守殺人二百而閣臣法司臺諫相率救之上以為何如且若賡有罪人也所爭法比輕重之間而令上有黨護之疑後即有無罪被誣者亦不可救矣此謂為有罪者決網而為無罪者設鉤也又有甚焉老成慮事恐開妄殺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殺人數百而罪不至死使為天下主者妄殺一人則群然爭之是天子不如郡守專也此念一動後即用重典繩下亦不可救矣此止輕殺之端而開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諸生叨有民社之寄視民命如草菅是誠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無陰譴耶予為此說非刺也厚也錢四明人余閣學之邑子而新都許閣學之門人也

唐開元中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玄

宗習見武后之朝笞撻公卿有如徒隸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餘年未嘗及朝士可謂有禮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賜杖大廷裸體係累不以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羨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為辱乃今之所為榮也豈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賞即下之所譽則以其賞為榮而不然者則賞亦辱也上之所刑即下之所毀則以其刑為辱而不然者則刑亦榮也夫使上之刑賞不足為榮辱而士之榮辱制於下之毀譽則豈是將日非矣有識之士可不為寒心哉

大臣貴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趨避殊可駭汗試舉一事南齊尚書令王晏推奉明帝謀廢鬱林而事多專決為上所忌乃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間明帝聞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誅之公卿大臣當權位隆盛時與技藝星相等談及聖接昵客造膝密語皆所當忌

王劇為鳳閣舍人王勔為荊州刺史王助為監  
 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  
 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勔助出安引  
 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宜其  
 及也大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橫罹楚毒至於  
 赤族其非高陽之世可知矣近時一二名家子  
 弟妄交俠邪輕扞文罔幸遇 仁明之代免於  
 重典使當零政之朝嗟乎殆哉以此言之子安  
 之溺海未為不幸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籌邊

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遙度故曰閫以外將軍制  
 之非重之也乃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  
 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於廟堂則分閫有所兆  
 其咎矣豈得為勝筭哉然則廟堂之責何如曰

六轡在手四牡就駕有如代驥而馳終日不能  
一舍非御道也邊臣曰虜可和也廟堂曰若不  
更以戰撓之邊臣曰虜可伐也廟堂曰若不更  
以和撓之戰而得有賞否則罰和而得有賞否  
則罰廟堂之責在二字爾吾安知戰吾安知和  
而為彼解脫地耶故賞罰者廟堂之六轡也

今世薦邊材多以騎射為名非所以取人也吳  
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揮桴提鼓臨敵決  
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古之將親兵尚不一  
劍為能况今幕府分符之任蓋欲其運籌制勝  
折衝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噐之乎士大夫偃蹇  
仕途遲迴末路至以臂韉決拾希於一割亦是  
羞也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誠過然天  
下事為迂措人所壞者不少矣試舉一事如唐  
之中葉田氏雖據魏博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  
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乃下符罷  
其軍四萬使之還農田悅陽罷而陰聚之以激

軍士之怨於是合從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一方竟不能制則經綸之舉激之也今有元勳世臣專任萬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鈐制使之効死而使一二白面書生日操惠文三尺摘其微細使其跼踖俯仰救過不贍非便計也幸國家法制素嚴伏不敢動此等紈袴庸流亦無兵力可恃萬一有不逞之材挾積憤之志結率夷酋以求緩旦夕之死則昆明滇粵之間化為方外一向背間爾書生不知大體誤國家事徃徃如此

令人短氣

萬曆甲戌東虜王台擒叛酋王杲以獻台官已為都督當加一品勲階吏部議上擬加柱國有旨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蠻夷之長即儼然稱公卿殊褻朝廷之體而彼又不知為何官也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名壯必甚自喜而於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於此迥然

萬曆甲申雲南擒岳鳳等九人以獻許以不死

及入京師政府於射堂面鞫勞以花幣曰且有  
爵賞明日午門受俘戮於西市予以為此非體  
也因憶唐高宗時西域思結都曼謀反蘇定方  
討平之獻俘長安法司請行刑烏定方曰臣許  
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苟其生高宗從之蓋中  
國制御四夷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  
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堂  
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  
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宜或用權  
譎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然則非體也甲申之  
舉其亦未聞定方之言者耶

萬曆辛卯西虜火羅赤據有捏工莽喇二川侵  
擾河湟西邊震動朝廷遣安肅鄭公洛率兵經  
畧而以涇原魏公學曾總督三邊軍務鄭公主  
和魏公主戰廟堂主鄭臺諫主魏乃下九卿集  
議予從諸公入諸公皆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為  
名以塞臺諫之口而予不知也因竊問諸公今  
日之事何所可議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

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  
之去不窮追已成千古斷案何所疑而議也僕  
以文史之臣不閑軍旅誠無以佐諸公之後惟  
是禮官所司在正名義今將章奏文移中議更  
數字 國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况此等小夷  
鞭笞可使如許其納款請無曰和以撫字代之  
如須用兵追討請無曰戰以勦字代之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况招納犬羊就  
我豢哺安得以和字為言二字失體請速更之  
諸公相視而咲自是奏疏中亦稍有改政者矣  
其後日本之役至有陰為和親之計以誤朝廷  
者豈但稱名之謬而已

萬曆壬辰倭寇朝鮮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  
調播酋楊應龍兵東救朝鮮又聽一妄男子上  
言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搗其巢穴廟堂以  
為奇策識者聞之無不駭咲播酋不奉漢法阻  
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訊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  
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見虛實縱使有

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首之方至於暹羅小國  
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搗其國  
都是以蟻螻入鼎也匪獨如此縱使播首恭順  
暹羅盛強勢亦不能何也由蜀至遠一經兩海  
水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  
南琉球之西三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佩虎符  
而往將安問津况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  
如痴謀國若斯不敗何為國家福德天實默佑  
非人力也方議調兵時有一當路過東駐車相

訪語次嘆曰暹羅可調否恐其兵入中國多所  
蹂踐柰何予笑應曰暹羅知在何方取得來再  
慮未遲此公亦未披輿圖不知暹羅所在也因  
憶唐元稹為宰相會成德王庭湊反圍牛元翼  
於深州官軍不能解乃用于方計遣客間說賊  
黨使出元翼又賂吏兵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  
令以便宜給賜事聞稹遂罷相此政與遣程鵬  
舉覓兵暹羅事類

國家制禦四夷自有正體封貢之典職在禮官



筆塵  
卷之十一  
征討之法職在樞府譬如青鳥司春玄鳥司閉各有職掌不可紊也累朝相沿著為成法如西之哈密南之交趾北之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封貢題請則皆屬之禮部舊牘具在可考覽也萬曆甲午以後遼左屺師司馬石公欲以封貢啗倭救失補敗且欲身任其事以自為功亦不想職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禮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謗辭難為自免之計亦不言職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題請成封貢之議及事敗勢頽兵臣

伏罪而禮臣無恙為自為善矣其如職掌之在何夫兵臣不知職之在人而任之於已禮臣明知職之在已而委之於人皆所謂溺其職者也公卿臺諫亦無一人詳考舊牘而知其責之所在者使兵臣誤而罹於法禮臣誤而免於罪近於七聖皆迷之境矣士大夫高談虛拱不親世事其流弊至於如此

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諫日無虛牘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汎論事

理至於日本沿革絕不考究有謂祖訓絕其封  
貢二百年來不與相通者覽之為之失笑日本  
在洪武初年雖絕其貢至永樂以後即以金印  
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若干  
號六年一貢齎勘合而至人舡貨物皆有定數  
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來耳柰何謂  
二百年來不許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宮  
長類如朝鮮可考而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  
二舶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似洪荒捫造未

經締構者无可咲也四夷封畧在禮部客司大  
司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  
本為何國關白為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吟嚶以  
此禦難何以為國可為仰屋竊嘆者矣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兵動數十萬不知糧餉  
軍裝若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千  
人徃猶以樵蘇為慮萬曆倭夷之警東援朝鮮  
至徵天下兵不能四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  
此

攻城之法有當急者有當緩者夫在我為老師  
在彼為窮寇張一面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其  
城可破也激之則敗矣在我為聲罪之師在彼  
有不赦之辟急之則變從内生不戰而潰緩之  
則彼得為謀其勢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疇  
酋之變使總督大臣提兵急趨掩其未備數夕  
之間可以授首而遊卻無定逗撓不前師老財  
殫賊勢日盛向非國家福力廟社之靈其不為  
唐之北庭宋之靈夏者能幾何哉

王都據定州外結契丹為援明宗遣王晏球討  
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乃陳師困城為  
持久之計而與平盧相應邀擊契丹盡殲其衆  
都襄徇孤城四顧無與其下遂翻城以應而都  
自焚矣近日寧夏之圍李如松董一元二將邀  
擊虜兵以絕其援亦此類也

唐高宗時李謹行為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  
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  
虜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亦健婦也萬

曆壬辰寧夏作亂叅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誥封為楊氏故大司空膚施楊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於開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貢請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資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當時以互市得馬為監牧之資今日以互市得馬為邊軍之累何其相反如此無他故監牧之政不脩耳

唐時冊突厥默啜為可汗以閻知微回歸道為使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揖不拜為陳禍福幾為默啜所殺可見不辱君命士之上節也隆慶辛未虜酋納欵冊為順義王酋不知王為何官諛者給之云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叅政朱裳往詣其帳迫使下拜裳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邊將所共見者其後官雖不起然未嘗正其罪而廢之亦失刑矣

唐至中葉西域諸國并入吐蕃與唐為敵其北  
為回紇舉引弓之民盤據大漠乃匈奴突騎之  
舊也其西為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騎施之地東  
盡葱嶺西南際海萬有餘里亦大國也其西南  
為天竺即今烏思藏之地乃佛土也其東南為  
雲南即六詔之地吐蕃馮陵上國殆無虛歲突  
騎一出直入三輔周之犬戎秦之義渠不若是  
之迫也李泌建議欲南服六詔北和回紇西招  
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竒策也夫以夷攻夷乃

中國之形中國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國  
則倒置矣漢通西域所以斷匈奴右臂唐通雲  
南所以斷吐蕃右臂而後制勝有方也今也不  
斷其臂而又續之其為夷計不亦工乎何謂續  
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食使之由河西而南  
又使築宮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屬之張獵而  
南合諸番是續虜之臂也

唐莊宗追契丹於易州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  
所布葦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縮剪雖去無一枝

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胡人用兵初無紀律但其法難犯爾中國法紀不明賞罰無章雖日講雲鳥之陳談龍虎之韜猶畫餅也

金之破遼猶不敢輕舉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南侵之志決矣中國底裏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納貢為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圖山川潛窺虛實即平時貢夷猶不可不備况當倭虜內訌兵出境上而容其謀使入都使之偵探可謂至愚矣

南宋時元兵南下詔中外不許傳播邊事此雖末世之政然於軍國機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體明如懸象原無可掩設有造膝附耳之謀不可使暴於衆居然傳播是何政

體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人心誤事大矣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不顧緩急當事大臣利害所關何不力禁

韓侂胄出師數仞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和然竟不免於函首謀之不減自貽伊戚宜矣侂胄專權納賄家累鉅億二十萬固所能辦近有當事大臣非遭強敵之勢而欲為和敵之舉非有侂胄之資而欲為捐金之謀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胄

輸家財助軍以掩其敗而後人盜公帑賄虜以文其欺是又侂胄之罪人矣平生氣節名世何其堂堂而甘心為此衰哉

其堂而甘以... 夫其效身文... 其類而於入... 益公帝報...

穀山筆塵卷之十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形勢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濶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北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火戰爭多在江北江北之民大半南徙如僑兗僑徐等州大邑皆其舊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設以



故名此皆天地之運流轉無端遞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群生樂土然江北之戶口不加少而土曠人稀地有遺利江南之生聚不加多而地狹人衆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裒益之乎漢時以關中空虛徙六國豪傑大姓以實三輔西都賦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者是也其時五陵豪侈甲於天下居重御輕之勢於是在焉其後討平閩越盡移其民以實江淮之間亦是此意天地之氣此盈彼虛極盛則返

有國家者調停於緩急輕重之宜以劑其多寡盈虛之數亦裁成輔相之權也大抵南北多寡如向所陳就其中間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兩河山東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陝西最密者山西以江南言之閩廣淮揚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廣最密者江浙又南則巴蜀之民太夥而滇夔之間太稀矣至若畿輔之間則近京四府其最曠莽者根本重地不異窮邊所係非小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之兵十

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會稽  
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遊其地無所容也京  
東瀕海之地自勝國以來議開水田竟未能就  
近時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議未見有緒而越  
人遊食三輔徃徃挾策籍從京北舉為都人所  
齒齷歲有煩言均非長便嘗謂欲開京畿水田  
即以其便召募會稽之民令其著籍近邑以墾  
田頃畝為限無田者不得著籍無籍者不待試  
有司不得為掾吏既已著籍即將原籍除名永

不許歸歸則原籍告訐迺諸化外而令京兆舉  
士增十餘人制額以待新籍不得濫額於京兆  
原數無所減損則爭端宜可息也又薊鎮新調  
南兵未必盡解或使流入胡中為患滋大不若  
發充三輔衛所頂補清勾之缺而於例外請優  
給之即願開墾水田者從其自占如此則京輔  
之地可實水田之利可興遊食之徒可容仕進  
之途可清矣外此則三晉之民願徙關中者聽  
巴蜀之民願徙川東以往者聽江右之民願徙

楚者聽所至有山澤之利荒棄多年不在租稅  
正數者俱許其開墾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誠使  
燕趙秦楚地無遺利江浙三晉民不遊食則於  
國家命脈不無小補矣雖然此其大槩也就  
中遷徙又有難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  
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晉之徙秦則十不  
二也地利固不可失人情亦不可拂要當從其  
所便顧其所安耳不然鑿空發難四方騷騷又  
甚於料民履畝之後矣

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  
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址  
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之所始也周  
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  
州西北老鵲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  
於江矣江淮之通古蓋有之溝水不知所在當  
是高寶湖耳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道河水達於淮水以通  
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

通陳隸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為五丈渠  
 東過曹濟梁山灤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  
 運所由始也

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溉之資  
 也大曆中吐蕃攻靈州奪三渠水口以救屯田  
 則靈夏之資於灌溉久矣今寧夏富饒甲於西  
 邊水泉之利號為小江南三渠之遺利尚有存  
 者以御史尚書名渠必以作者之人為名可與  
 光祿塞夫人城對爾

隋煬帝開道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  
 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有大梁東引  
 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  
 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  
 濟渠因沁水南連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  
 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  
 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  
 則通濟之遺也滹沱御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  
 口開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

國促數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  
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  
郡延袤萬里有還城之利皆非長城之墟耶嗟  
天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  
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  
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  
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

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之水瀰浸潰溢環梁山  
而會於汶則宋之所謂梁山灤矣

閩王審知奉事朱梁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  
者十有四五當時吳越淮南據有江左故不敢  
取道兩浙及考其海道則自福州開洋過温台  
明州北度大洋抵登萊上岸其險遠亦至矣方  
今河運之議但從南浙下港北至直沽僅得大  
半已不能行况由閩越而發耶其後錢鏐入貢  
亦由海道抵登萊出洋即今所議海運道也

筆塵 卷之六 六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滙  
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  
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  
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  
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  
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  
能制而一之也

吳居厚宋之桑孔也當熙寧元豐間為京東轉  
運開萊蕪利國二監以鐵冶之法殘虐萬狀民  
不聊生至相聚遮擊欲投之冶鑪居厚遁而得  
免利國監者即今之利國驛在徐滕之間有運  
鐵舊河引沂沭二水通於汶泗遺迹尚存近日  
欲開沭河即其地也

至正六年盜扼李開務閘河劫掠商舡即今東  
昌南李開務也

元時海運歲米百萬會通河成歲運米五百萬  
浮於近代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於黃堦等口即今

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堙在單縣萬曆丙申黃堙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挑矣

唐至建中貞元以來每歲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貯東渭橋其法與今相似但以四十萬斛供長安之用其何能給計當時關中租米猶足供億非如今日畿輔空虛盡仰江南也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滹沱入泲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洶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泲水出雁門葆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洶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瀘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滹沱入運處也惟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

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饋平盧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

青州界中有穆陵關在齊南百餘里湖廣麻城亦有穆陵山其下有關不知太公賜履定在何地以青州為是則瑯琊東海尚在其南不應如是之近以麻城為是則在大河之南直臨楚之境非西至河矣不應如是之遠

漢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

五代以大名為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至陽穀置營弘正奉命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師道遣劉悟屯於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陽穀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楊劉在州正北不應楊劉渡河過至西



又轉而東且悟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即馳百  
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即  
度所令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道兵於東阿  
注云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  
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而舊志載宋時始由阿  
城遷於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邑城方在故阿  
去州百里而遙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至宋始遷  
可徵也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  
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所  
敗東守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  
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  
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在  
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  
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  
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墟里人烟久成聚落而  
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  
之師一旦化為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

皆如幻化亦是慨矣

趙德鈞為幽州節度於幽州之南六十里城闕  
溝而戍之契丹無所伏兵糧道得通又於幽州  
之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務  
穡二城乃幽州之門戶也閭溝即今良鄉為陸  
路之喉潞縣即今通州為水路之口古今地險  
亦畧相蒙如此

五代史榆關在平州之東東臨海北有兔耳巖  
舟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僅

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狼諸城以控之即今山  
海關也

唐開元天寶間中國強盛自長安西門西盡唐  
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蔽野天下言富庶  
者無如隴右所謂萬二千里蓋包西城屬國而  
言隴右則今之臨鞏二府也蕭條千里曠無人  
烟視古之富庶殆如異域何地利相懸之甚耶

光武戰王郎子於鉅野景丹以上谷漁陽突騎  
大敗郎兵光武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

戰樂可言耶遂以二郡突騎擊滅王郎立成大業古人動稱幽并惡少其精如此漁陽即今京師上谷即今宣府宣府之兵正不知何狀即如禁旅十萬皆漁陽突騎之餘何乃柔脆綿弱不任刀鎧漁陽甲不可用至調南兵代守豈越之君子反出突騎上耶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輒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址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六甲室蜀以膏沃之土

處其閭闔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効矣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負宸端拱坐於堂皇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况與突之間耶

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址乃古址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

筆塵 卷之十一  
即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為華夷  
之限今皆在京師之背若負宸然可謂天險矣  
金城關即紫荆關榆關即山海松亭不知所  
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  
者何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  
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 賦幣

租庸調之法三代之遺也孟子所謂粟米之征  
即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即有丁之庸布帛之征  
即有家之調合而為一則用其三矣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即今之丁銀至  
於租稅之類皆以穀帛綉絹等物輸之於官不  
盡取錢也今別稅銀差役皆納銀錢於官不准  
本色民間以穀綿布絹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  
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餘存  
留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穀布等物隨有上納  
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  
累官府有羨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準也惜其

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者耳  
揚炎兩稅之法即今之條編也唐初租庸調之  
法至天寶末年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兵興以後  
所在迫趣所辦無常準故不得不變為兩稅也  
兩稅者先計州縣應用及上供之數以制其入  
約百姓丁產以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  
過十一月其租庸調及新增科目一切罷之蓋  
合丁田而一之也陸贄極論其弊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  
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  
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  
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貨雖高而終  
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什計算緡宜  
其失平長偽由是物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  
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  
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財用不得不  
闕此數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  
卽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為率而不計其貨故

農困而高寬與陸公所陳大畧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兵興役及他賦歛  
皆以稅錢為準民間便之此江南條鞭之法所  
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四  
萬斛為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權之斛是五斗  
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直百五十錢斗粟八十  
以為至賤其錢亦輕矣緡即今之緡也以線結  
緡而染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為丸色餘則  
入染色謂之彩緡今民間亦多為之

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十萬石減價糶之  
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價  
不時騰湧太倉所積頗多紅腐若歲出四五十  
萬以濟饑民與改折之額亦自相當宜若可為  
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為戶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國  
耶律楚材以為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  
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十年之賦隨即逃散矣

蓋有戶有口三代以來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  
以丁為戶惟蒙古西域之俗為然而近日條鞭  
之法不分戶則止以見丁制役是亦以丁為戶  
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  
宜亦有不同而時變所趣豈可以舊識膠固  
元平江南政令踈闊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  
他無徵發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動至千百  
至今佃戶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夕也  
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臧獲廝養不盈數人產至  
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尠民情差煩致此  
非一道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琳畫糶鹽之策清檢責所  
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為  
韓愈所駁而止即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  
其擾直為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  
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韋處厚議鹽法云強入之功不能事必不立禁  
人之所必犯法必不付此法論也寧鹽法無

百事可推矣

漢幣用黃金雜以足貨唐初用錢開元大寶錢  
天下錢鑄九十元履歲入百萬至元永長厚簡  
鑄纔十餘爐入方寸五萬盈虧之數可觀矣其  
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錢嶺南雜用金銀錢砂  
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  
錢間以交子勝國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矣  
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為幣而雲南用海  
巴即古之貝也

梁武時以民間私錢不如禁乃盡罷銅錢更鑄  
鐵錢今世無鐵錢間有工中掘出一二皆梁錢  
也

唐錢有開元錢即五銖也肅宗時有乾元大錢  
一當十又有重輪錢一當五十與開元同行謂  
之三品是時天下鑄錢之爐九十有九而絳州  
有三十爐乾元重輪皆絳州所鑄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  
元寶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



筆塵 卷之十一 七  
曰至大通寶一文准銀一釐曰至元大寶一文  
准銀一分

楮幣之制起於漢之皮幣而無所交實成於宋  
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銅少造鈔一貫二  
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  
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頒之四方與  
錢並用而鈔法始通行矣

南宋事金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疋  
生辰正旦每賀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  
千疋金人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三  
百段馬六匹而已

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  
萬餘兩大同七十七萬餘兩遼東三十八萬餘  
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甘  
肅三十八萬餘兩六邊共計三百七萬有奇俱  
山陝河南山東北直並本鎮屯田糧草解納已  
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拜開派兩淮山東  
兩浙長蘆引塩宣府一十九萬餘兩遼東二十

萬兩延綏九萬兩寧夏十六萬餘兩六邊共計  
九十一萬此其大畧也

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  
萬餘兩大同十五萬餘兩遼東二十八萬餘  
今大畧也永隆縣書年文據大畧宣統八十三  
百對過六四四四  
千次金人未贊五且金國諸大車台越籍卷三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

明東河穀山干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儀音

漢世廟諱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諱邦之字則  
曰國諱恒之字則曰常即如諱世之字曰代諱  
民之字曰人也村學究不知以為名邦字國名  
恒字常是以諱為表德矣文義不通多誤小學

如此

常見褚河南貞觀中一帖內有世民二字皆不減畫心竊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連者毋避及高宗即位乃諱二字蓋禮卒哭乃諱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則不相避也以此推之貞觀中世民二字臨文止是不連未嘗更易永徽以後乃以人諱民以代諱世耳

六朝最重私諱即人主於其大臣亦諱其先世南宋武帝嘗使江智淵以王彧父諱戲之智淵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竟不肯戲私諱之重如此然亦過矣禮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不為大失何至伏地流涕蓋武帝以此相嘲非行臣之禮宜其辱也

漢文短喪權制三十六日至唐猶遵之惟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宰相常衮以為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中

書舍人崔祐甫以為朝臣庶人不當分別凡百  
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竟從衮議  
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衮議是也二十七日  
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  
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衮之排祐甫  
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唐之廟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  
武王皆以為世室不遷其下三昭三穆滿則遷  
於夾室蓋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為九廟蓋

世也今以九帝備廟數而不及七世則不合  
禮矣

唐時明堂制度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清陽  
也玉葉亦瓦之類今大享殿及園丘闌干  
皆用回青瓦亦清陽玉葉之類

漢周九鼎之制不可詳考武后更造明堂鑄銅  
為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  
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  
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

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鑄山川物產於其上又鑄銅為十二神十二支所屬也皆高一丈各置一方即秦皇鑄金人十二之遺意也唐高宗作蓬萊宮正殿為含元殿含元之後為宣政殿宣政之址曰紫宸殿則內朝聽政之所也大會則於含元

金鑾殿在龍首山之坡隴殿旁有坡謂之金鑾坡其上東有學士院今稱翰林院為鑾坡

此本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國初朝賀大禮有指揮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謂之待制又令常參官日引見二人訪以政謂之廷對亦曰次對蓋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次對官皆得引對也宋時謂之轉對

唐時中官柄事者四人最貴左右中尉次則上下樞密院使謂之四貴又有南北宣徽兩院亦要職也朱溫既誅宦官盡罷內司乃以其黨蔣

玄暉為宣徽南院兼樞密院使王殷為宣徽北院兼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宮人叅隨視朝起于晉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六典曰宮嬪掌朝會贊相之事引客立於殿廷唐詩所稱如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是也崔胤盡誅宦官止令內夫人至中學士院傳宣聖諭及朱溫將謀禪代始罷宮人傳宣及隨朝之儀自此至宋元末不聞御朝對百官以宮女侍矣

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齋郎及武彙奠獻以宰相女助執籩豆謂之齋娘

唐時音樂盛於天寶有太常雅樂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有鼓吹署令所掌饒歌鼓吹曲有龜茲踈勒高昌天竺諸部謂之胡樂有教坊梨園法曲有散樂雜戲又有山車陸船舞馬犀象及宮人所奏霓裳羽衣之曲每大酺賜宴以次陳奏即漢武角觝魚龍之戲也高宗因立太子勅宴百官命散樂自宣政

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請罷散樂甚為知體乃  
今大殿宴會以百戲承應乃胡元舊習與簫  
韶之響相去遠矣

### 冠服

六朝士庶烏帽惟人主宴居着白紗帽南宋廢  
帝既弒諸王就秘書省見湘東主於時事起倉  
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着烏帽建安王休仁呼  
主衣以白帽帶之即黃袍加身之意也王敬則  
弒蒼梧王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當時白紗名  
高頂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  
蓋惟天子得冠之耳

隋文帝即位改服紗帽黃袍解曰紗帽烏紗帽  
也江南人主多服白紗帽文帝乃用烏耳古人  
庶人服黃至是人主及百官服之至唐時惟人  
主黃袍百官亦不敢服矣

魏晉以來王公卿士以幅巾為雅用全幅皂向  
後襍髮謂之頭巾俗因謂之襍頭至宇文氏乃  
裁幅巾為四角北朝服制多仍胡服至後周用

古周禮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而襜頭之制昉矣

襜頭乃後周武帝所製裁幅巾出四脚唐人以其脚向上宋人始為放脚今之襜頭蓋放脚而稍屈其端使之向上兼唐宋之制者也

隋煬帝定輿服制度五品以上文官乘車武官馬加珂可見文官乘車有所自也珂者螺屬生海中其骨潔白以飾馬勒世所謂鳴珂者此也三都賦流离珂戍即此

隋時百官從戎者皆戎服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自是文武常服遂以為品至唐而稍潤色之以為采章矣

高宗上元元年始定章服三品以上服紫金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並礪石帶庶人服黃銅錢帶其工商雜戶不聽服黃武后在位改八品九品皆服碧此一代之



制也貞觀以前尚沿隋制稍有不同今畫十八  
學士服色當以貞觀中制度考之即得其真矣  
瑜不似銅不知何物○世圖十八學士武德中  
所服尚沿隋制

稱謂

西漢臣子稱朝廷為縣官東漢稱天子為國家  
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人亦稱大家天家宋稱官  
家勝國即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  
西漢私語亦稱陛下遼金稱郎主

西漢稱諸王皆稱大王至曹操立為魏王臣下  
進對始有殿下之稱自是相沿遂為定制

北齊高儼誅和士開齊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  
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  
是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  
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其時宮中呼嫡母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呼婦為妹妹

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方鎮江陵將舉兵討景  
武陵王紀在蜀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

及紀攻江陵為樊猛所敗以金囊擲猛曰願卿送我一見七官兄弟行輩稱某官始見於此然六朝臣下稱君上妻妾稱主君亦多曰官

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郎至唐猶然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唐時稱節度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北司諸軍為軍家今稱軍士為軍家本此

唐末宮中稱天子為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為劉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季述廢立何后

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亦稱大家如昭宗延朱溫入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朱友珪婦張氏告其夫曰大家已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徃東都矣亦稱官家如全忠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官家之稱始此唐初稱天家

唐人重行輩稱其所尊皆曰幾郎如某人稱張昌宗為六郎馬燧遣使請和稱朱滔為六郎朱滔遣使說田悅稱為八郎上至宮禁中稱玄宗

亦曰三郎門生舍人稱其主人之子亦曰郎君  
妻家稱女婿以姓曰某郎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為丈人因稱其母為  
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文母本此妻父曰婚  
婿父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自五代已然  
五代稱州將為使長如李存矩為新州防禦驕  
惰不治士卒曰使長不矜恤是也近代公侯郎  
君有稱使長者妃主內家有稱使長者取義不  
同其名一也

西北諸虜稱中國為漢人東南海夷稱中國為  
唐人各以其所服相承稱之不思其易世也漢  
初朔方匈奴亦稱中國為秦人

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魯花赤  
岳牧郡縣皆然

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闍赤必闍赤字音疑即今  
之筆寫記蓋主文字之稱故以為丞相之稱  
自嘉隆以來士夫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  
多從古如稱六卿為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

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至臺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為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為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間禮分所寓豈宜孟浪如此若各鎮總兵稱大將軍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爾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長御史曰端公近日桂林呂公為江陵封君作誌稱首揆曰端公誤又少府乃縣尉耳近日稱府佐曰少府亦誤

今翰林相傳以北門為美稱考其建官之由起於武后擅權多引文學之士置在禁中使撰列女傳臣執樂書百僚新戒凡千餘卷因獲宮中奏疏以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以美不經南衙北門出入故也後世相承有內相之名號至今以為美談而不究其所由名亦可也

唐稱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事中為給舍中書舍人為中舍則給舍為一類  
妯娌妯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妯年少者娒  
今俗呼兄妻曰妯弟妻曰娒者誤蓋通鑑註以  
身年之長少為次不以夫之長幼為序也  
有父稱子公者朝錯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人  
口語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  
適平陽其父謁之自稱老臣是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終

唐制給舍中書舍人為中書舍則給舍為一類  
中書給舍中書舍人為中書舍則給舍為一類  
妯娌始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妯年少者曰  
本俗呼兄妻曰妯弟妻曰娌者誤蓋通鑑註以  
身年之長少為次不以夫之長幼為序也  
有父稱子公者朝錯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人  
口語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  
適平陽其父謁之自稱老臣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十三終

